



# 收藏大量外国文物的清末大臣

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诞生了无数珍贵文物。惜近代以来,海量文物惨遭劫掠,流失海外,数量或超一千万件。古老中国的文物,纷纷成为外国列强各地博物馆的收藏品,有的甚至是镇馆之宝。

那么,近代以来,有没有中国人收藏外国文物呢?答案是有的。而最早收藏外国文物的中国人,公认的一位则是他——端方。

## 端方其人

端方(1861—1911),满洲正白旗人,托忒克氏,字午桥,号陶斋,为清末大臣,收藏家、金石学家,著有《陶斋吉金录》八卷、《陶斋藏石记》四十四卷、《端忠敏公奏稿》等。

端方于清光绪八年(1882)中举,历任陕西按察使,湖北、江苏、湖南巡抚,署理湖广、两江总督,曾官至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。宣统三年(1911),端方任川汉、粤汉铁路督办大臣,在率军入川弹压保路运动时被起义新军所杀。

尽管当时的清王朝自身难保,但清廷仍然予以端方优恤,追赠太子太保,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,谥忠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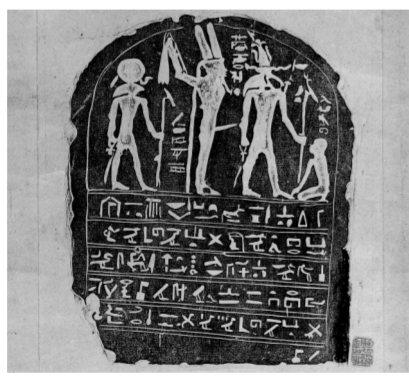
相比于端方的生平经历,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金石收藏。

端方是晚清众多金石收藏名家中,声名最显赫、光环最耀眼的一位,可谓晚清收藏第一人。他思想开明,力行新政,从政之余,尤醉心于金石字画收藏。其收藏品类涉及青铜器、玉器、石刻、瓦当、古印、书画、古玉等,尤其以商周到隋唐时期的青铜器为时人所瞩目。

## 藏品精品甚多

今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,被誉为“海内三宝”之一、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首位的毛公鼎,即为端方的旧藏品。

毛公鼎,西周晚期青铜器。鼎内有近500字的铭文,是中国目前所有青铜器铭文中最多的,堪称无价之宝。



▲端方旧藏品:古埃及石碑拓片

## 沈从文在部队改名

沈从文原名沈岳焕,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。1917年,沈从文当兵了。在部队里,沈从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,官兵都叫他“身小师爷”。一次,他到司令部去办事,军法长名叫肖选青,是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,但是这个人读过书。他听别人叫沈从文为“身小师爷”,于是问:“身小师爷,

你叫什么名字?”

沈从文怯生生地说叫沈岳焕。军法长说:“好啊,岳焕、岳焕。”焕乎,其有文章!(出自《论语·泰伯》)“我看你今后就叫从文吧。”

沈从文一听,感觉不错,于是真就将自己名字改了。沈从文之所以这样乐于改名,一方面当然可能是长官

的话不能不听,违拗了总不好。二来,当时部队里,有文化的人都处在上层,这也刺激了他求知的渴望。此外,原来的名字“岳焕”笔画太多,不如“从文”那样简单明了,写起来方便。所以改成“从文”,好处多多。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周二/文)



摄自《红恩督师的端方》

余下落不明。另有一些石刻拓片辗转流入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单位。

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端方古埃及石刻拓片四条屏,纸本,尺寸纵84.5厘米,横22厘米。端方在上面有多处题记,其一云:“光绪丙午,奉使欧美归自意大利之孛波里口岸,过埃及莎苏彝士河游开维旧京,得五千年古碑数事。此其一也,拓赠秋颿先生正鉴。端方题记。”

由此可知,在光绪丙午年(1906),端方从欧美考察归国途中,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穿过地中海,经苏伊士运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,购得一批古埃及石刻文物,以上四幅拓片即为其中之物。秋颿先生,即安徽合肥收藏家龚心铭(1865—1938),这是端方赠予他的礼物。

端方的这一处题记写道:“此石画像甚古朴,皆无题字,然观欧美博物院藏埃及古刻,无论有字无字,西儒皆珍爱之。陶斋。”

端方除了古埃及石刻外,尚有希腊古陶器7种,意大利古陶器7种,惜已下落不明。

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,端方作为晚清金石收藏大家为时人所重。笔者以为,在那个时代,端方能有这样的慧眼、这样的机遇,是难能可贵的。没有端方的博学多闻、积极搜罗和珍藏,不知会有多少宝物遭毁而不为人所识。他作为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,是实至名归的。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钟晟书/文)



# 尘土里开出的花

周毓之

在一部电影里看到几个温暖的镜头。一个因病而从小遭人嫌弃的女人,被家人当作累赘般摞给一个同样不幸的男人。

男人不怎么说话,只默默地用行动关心女人。在田头,他递给女人一个苹果,还有一根麻花。在那一片灰土地的背景上,女人低头笑了,那抿着嘴的笑里,藏着春花般的灿烂。这真是尘土里开出的花——大概这一辈子,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真正把她放在心上。两人的心渐渐靠拢,有一次男人去城里办事,女人就一直在村口等他。怕玻璃瓶里的水

凉了,她就一直捂在怀里,等着,等着……

或许有人会说,这是不识字乡下人才有的简单朴实的表达方式。我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宝黛,是读者眼里的“灵魂伴侣”。书中,他们有细腻的情感交流、高雅的诗词唱和,但是最打动我的,却是黛玉写下那首著名的《秋窗风雨夕》的夜晚。宝玉来了,忙着问:“今儿好些?吃了药没有?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?”一面说,一面摘了笠,脱了蓑衣,忙一手举起灯来,一手遮住灯光,向黛玉脸上照了一

照,觑着眼细瞧了一瞧,笑道:“今儿气色好了些。”

情到最深处,原来却只是回到最朴素、最基本的生活层面:健康第一,吃好睡好。怪不得父母关心孩子,总是问吃了什么,叮嘱不要总是点外卖。

我有个擅长写作的朋友,却从来不对我抒情,但时不时会给我买些小点心,有一次还附了纸条:“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。”字谈不上好看,还有点像小学生的那种工整稚拙。但我把纸条贴在餐桌旁的墙上,无论遇到什么,看看这行文字,就觉得能好好活着。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## 纸短情长

电影院里灯光暗下去的一刻,银幕亮起来,有时,最先出现的是一双手,一盏台灯,一张信纸。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,这声音一响,我们就知道,有些话要说了,有些事要被托付出去了。

信,在电影里从来不只是道具。它是时间的容器,是情感的物证,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最后的去处。

电影中,那些信纸,那些工整或潦草的字迹,延续着中国人“尺素传心”的传统。

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,信是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的珍贵,是“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发又开封”的郑重,见证了谢南枝、叶淑琴等人天各一方却同心相守几十年的情义。家国情怀,山河眷恋,在纸短情长中,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牵挂。

《邮差》中的小镇信件快递员马里奥利用给聂鲁达送信的机会,学习写诗,随之不断地向心仪的小酒馆女郎递送情书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中,达西写给伊丽莎白的情信,字字恳切,褪去了傲慢的伪装,坦陈自己的偏见与真心。书信里那些真挚的字句,解开了隔阂,传递了真爱。

《情书》里,那一张张借书卡,其实也是一封信——真正的思念,从来不是“我爱你”,而是把你的名字写在借书卡上,一遍又一遍。

最动人的,或许是那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。《天堂电影院》中,艾莲娜始终没有收到托托的信。导演让信消失在时间里,其实是告诉我们,人生很多遗憾,本就无解。信在这里,成了未完成的象征,提醒我们,有些告别,连“再见”都来不及说。

如今我们活在微信秒回的时代,表情包代替了语气,语音条代替了长谈。可电影依然固执地保留着写信的镜头。当电影散场,灯光亮起,走出影院时,你也许会想起某个人,某句没说出口的话。这时候你突然明白: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封未完成的信里,等着被谁读懂,等着被谁轻轻折好,放进记忆的最深处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文苑/步)

## “旧故里草木深”

词出歌曲《烟花易冷》,据说是根据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中的一个故事创作而成:将军邂逅女子,一见钟情,但随后赴边境征战,一去数年。女子苦等心上人不来,心灰意冷,遂削发为尼。待将军归来找到女子出家的伽蓝寺,她已

梅莉

离世。“雨纷纷,旧故里草木深。我听闻,你始终一个人。”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但这句更击中我的,是它的意境,一如中年的我与童年的我于草木间之重逢。

人到中年,爱上散步,每走到一片乱石杂草

## 旧故里草木深

茂盛处,就会遇见童年的自己。看她正和一群小伙伴笑声朗朗地忙着抓知了捉蚂蚱,头发湿哒哒地黏在脑门上。童年的快乐会治愈一生的沟沟坎坎吧。有句老话说,每一株小草都顶着一颗露珠。庆幸父母没有用霹雳手段拂掉我头顶上那颗珍贵的露珠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## 维持一根善意的链条

张勇

那天我在地铁站碰见一件事。

一个姑娘拎着大箱子下楼梯,箱子看着比她整个人都沉。她走两步歇一步,这时候一个男生从后面赶上来,也没说话,直接拎起箱子就往下走。姑娘愣了一下,赶紧追上去说“谢谢”。男生到楼梯底下把箱子放下,说了一句“没事儿”,然后转身就走了。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。

我站在旁边看着,心想这个男生回家后,肯定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这事。过几天,这个姑娘也未必还记得这件事。但是,这个善意的链条,到这里就断了吗?不一定。

我认识一个人,每次有人帮了他,他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,对另外的某个人或

事多做些。比如有人帮他修了电脑,他就去帮同事带杯咖啡;有人帮他搬家,他就去给楼下的流浪猫添碗粮。用他的话说:“我不还给你,我还给世界。”这样一来,链条不会断,它只是拐了个弯。

第二个方法,是学会“不完美地给予”。很多人不愿意对别人好,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帮助太小了。帮人指个路算什么?给人按个电梯算什么?这点小事也好意思拿出来吗?于是干脆不做。但善意这东西,恰恰是靠小事情活着的。别人掉了东西你帮忙捡一下,陌生人问路你多带了两步,外卖小哥送到了你说句“没事”……正是这些小事,构成了善意链条上最基础的那些环节。

第三个方法,是允许善意“打折传递”。别人给了你十分的好意,你一定非要还十分回去。还不三分、还五分,链条照样能转。链条不是天平,不需要两边一样重,它只需要不间断,能延续下去。最后还有一个办法,特别简单:多说一句“你帮过我”。这话说出去,对听的人是一种鼓励。他会想:原来我做的那件小事,真的有被人记住。那以后他也会更愿意对别人好。

维持这根链条的秘密,说到底就是两件事:收到的时候不觉得理所当然,给出的时候不觉得非要回报。

链条不断,不是因为哪一环特别结实,而是因为大家都愿意伸出手。(摘自《华商报》真知见)

云影在波光闪闪的海面上游移,夏风摸着海浪的方向涌来,我们踩下的足印

被大海的温柔抚平,她站在阳光投下的光影里

数不清的细沙躺在绵软的鞋底

沙滩上寻宝的父子,将小铲伸向露出细孔的地方

微生物,深呼吸,开启了向外的通道

它们用薄如蝉翼的一张一合

探索着未知领域的危险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## 海边偶遇

弦

朱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

弦